



HONGLIUDE
GUXIANG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柳的故乡



BK77/16

I247.5
1627

3

郑 大 海

红柳的故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柳的故乡

郑大海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63千 插页: 2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0册

统一书号: 10089·306 每册: 1.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内蒙古西部地区引黄灌溉、建设沙漠绿洲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一九五九年提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之后，接着又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段历史为背景，围绕着如何建设国营林场和改造沙漠工作，从建设方针、政治立场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揭示了国家与集体、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种种矛盾，抨击了“左”倾路线的危害和以权谋私的个人野心家的丑恶嘴脸，同时歌颂了党的优良传统以及执行正确路线的党政干部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作品通过对一系列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的描述，着力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在灵魂上的严酷搏斗和我们的事业的光明前景。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深沉热烈的激情和丰富多采的生活场景，为读者揭示了大沙漠的神奇和奥秘。

第一章

阿拉坦布和的春天是多风的。连续刮了两天两夜的沙暴虽然停下来了，天空依然悬浮着珠红色的粉尘，使得炽热的太阳颜色变得苍白，昏暗无光。

自从去年查干塔拉牧场划归国营阿拉坦布和林场以后，林场党委书记周亚群是第一次到这个点上来，没料到就赶上了这场沙暴，在毡帐篷里关了两天两夜，心里是够窝火的啦。

后半夜，周亚群被沁骨的春寒冻醒，听着风声越来越小，毡帐篷不再在隆隆风沙声中摇晃，帐篷柱子也不再格吱格吱地呻吟，他根据亲身经验，知道沙暴已经过去了。

林场这个点是去年秋末进来的，由副场长王勇坐镇。这儿原来是果来奔素亥大队的冬季牧场，秋天才划归国营林场的，自然有不少困难和阻力，都在嘎如布盟长亲自支持下，一一被周亚群克服和扫除了。为了防止果来奔素亥的畜群，再倒进草场过冬，周亚群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先把林场筹建处的点，驻进查干塔拉草场。

周亚群是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千会，顺路到查干塔拉的点上来的。若不是为了嘎如布盟长想配降低血压的药方需要发菜^①，他哪能挤出时间来？

查干塔拉的发菜，遐迩闻名。原打算嘱咐老张头办去一下这事儿，就乘车到旗里去，偏偏这场沙暴把他留住啦。

^①沙生植物，黑细如发丝。

两天两夜，在床上半躺半坐什么也不能干，真讨厌！

风声停歇，沙暴过去了。炉子上熬着的砖茶，咕嘟咕嘟地滚着，冒着腾腾的白色蒸气，帐篷里也似乎暖和得多了。

司机提着热水壶出去，给小越野吉普车加水，准备上路。王勇揉着大手，笑着对周亚群说：“周书记，不再住一天，看一看？”

周亚群红润的脸上，浮着一层黄色的沙尘，也笑着回答说：“连皮都三天啦嘛。旗里开会等我，不能再耽搁啦！”

王勇提醒说道：“俺们的工作……”

“你们的工作，是保护好查干塔拉草场。谁知道今年春天，中央和自治区来不来人参观？”

“俺们知道。”

周亚群神情严峻了。他说：

“你要加强对职工们的教育，要认识到保护好牧场，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我很了解这儿的牧民，他们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狭隘地方民族主义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你可不能大意。”

周亚群把点上的工作，提到了原则高度，王勇说不出别的意见，只能认真执行书记的指示了。

听到小汽车隆隆的发动声，周亚群站起来，向毡帐篷外走去。十分和蔼地说：“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回去谈吧！”

“好吧！”

太阳发白，查干塔拉在红色沙雾中，显得朦朦胧胧。寒气逼人，周亚群拉起水獭皮大衣领，放下帽护耳，用劲跺着脚。他站在沙丘向远处望去，随意问了问围在车前的几个工人，说：“生产队还来查干塔拉放牲畜吗？”

几个工人互相望了眼，都不说话。王勇笑着说：“还没有发现过！”

“偷着放牧的呢？”

满嘴络腮胡的老张头，笑着说：“偷牧的也没有！”

周亚群的眼睛流露出一不信任。他说：“你们可要小心。九尽羊干，春天正是缺草的季节，这个哄不住我！”

老张头点着头说：“你放心走吧！”

“是呀！该走啦！”

周亚群刚拉开车门，从远处传来羊群饥饿的咩咩叫声，他警觉地问：“这是甚在叫？”

王勇默然。老张头打着哈哈：“甚在叫？汽车叫呀！”

“把车关了！”随着周亚群的命令，汽车司机关上了引擎，周围一片寂静，羊群的咩咩叫声，更加清楚了。周亚群哼了一声，对王勇说：“副场长，你听这是甚！”

“哎！”

“汽车吗？”

王勇尴尬地笑两声，回答说：“嘿嘿，羊！”

周亚群长叹了一口气，对老张头说：“亏你还是庄户人！”

老张头咬着旱烟袋，慢条斯理地说：“人老啦，耳朵不听使唤。这么大个草场，还没有羊叫？我就知道离敖包沙山不远处，还住着一家人。咋也是人家的羊吧！”

周亚群带着几分讥讽的口气说：“别以为我光会当书记，连羊群进了我们草场的叫声也听不出来。”

“嘿嘿嘿……”周围的人笑了。

老张头圪蹴在沙圪旦上，眯着眼笑着说：“管它多少羊哩，这么大的草场，还愁它把草吃光？这点事留给我们处理，你快坐上汽车到旗里去，别耽误了大事。”

王勇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周亚群理也没理，叫司机把车开到草场里去。叹了口气说：“果来奔素亥的人心没有死，还想着这个草场呵。老王，还有老张头，咱们辛苦一趟吧！”

汽车顺着牲畜踩出来的路，向查干塔拉草场驰去。翻过几座

沙梁，果然看到了牧羊人，还有散牧在沙窝草滩上的羊群。周亚群说：“看见了吗？”

老张头笑着说：“周书记，你耳朵真灵。我认输了。”

周亚群扫了王勇一眼，有些不快地说：“不深入实际，怎么能够做到心明眼亮，跟上大跃进形势？”

王勇不善言词。革命二十多年了，还保持着庄稼人的朴素本色。上级决定占查干塔拉草场，他有点不同看法，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早就知道，果来奔素亥大队这群羊进了草场，只是春荒三月，人缺口粮，牲口缺草料，牧民处境艰难，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这种态度，工人们都赞成。听着周亚群略带讥讽的话，他面红耳赤，挺不是滋味。

老张头打岔说：“周书记，这下该往回走了吧？”

“往回走？我要亲自处理偷牧的人！”

“春荒缺草嘛。周书记高抬贵手嘛！”

要是换了旁人，周亚群早就批评了。只因为还要老张头帮他找发菜，不便发作，便压着火问：“你是生产队的人，还是林场的人？”

老张头继续劝解说：“草场里都是去年秋天的草，牲畜不吃，也要沤坏。吃了还长吗！”

“停车！”周亚群一挥手，司机忙踩刹车，车立刻停住了。老张头叹了口气，不再说了。

闯进查干塔拉这群羊，果然是果来奔素亥大队留下过冬的羊群，都是大群里挑下来的老弱病畜。牧羊妇女身穿深褐色袍子，听到汽车声，忙把畜群往草场外赶。饥饿的羊群贪恋着沙滩上的干草，赶也赶不出去，直到汽车来到跟前，才惊惶地散开，牧羊人追上去。

周亚群站在沙丘上，叉着腰喊：“站住！”

可惜羊群不通人言，对周亚群的威严的声音的反应，是跑得更快了。周亚群又对牧人吼道：“哎！你过来！”

牧羊人勒住马，站住了。

周亚群对老张头说：“去把羊拦住！”

老张头慢腾腾地走过去。

牧羊人拉着马过来，这是一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蒙古妇女，低着头，垂着眼皮，显得有些害怕。

周亚群用蒙古话问：“是果来奔素亥大队的羊群吗？”

“扎！”

“为什么偷进林场的草场？”

牧羊妇女迟疑了下，低声说：“没有草。”

周亚群把皮帽的护耳翻上去，把皮衣领翻下来。严厉地说：“没有草？没有草，就来啃林场的草场？谁的命令？谁给你们权利？”

牧羊妇女弯着身子，低着头，不作声。

“说呀，谁让你进来的？”

“我看羊饿得可怜，不能看着羊饿死呀。”

周亚群的嘴唇哆嗦着，红润的脸，激动得有些发紫了。他转过脸来，用汉话对默不作声的王勇说：“听见没有，还挺有理哩！”

牧羊妇女轻声说：“牧场原是队里的，羊群走惯了。”

周亚群怒斥道：“强词夺理！”

牧羊妇女吓得不敢再说什么了。

王勇看着局面挺僵，就说：“周书记。你不是要去旗里开会吗？把这件事交给俺们处理，你看行吗？”

周亚群看了看表，已经快十点了。确实不能再耽搁下去，只好勉强同意王勇的建议。对王勇说：“把羊都赶回咱们点上，叫他们队干部来领。我去旗里向苏书记讲一讲，必须严肃处理，要刹住这股风。”

王勇点了点头，说：“哎！”

“我来几天，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有温情主义，迁就牧民自私自利、损害国家利益的行动，忘记了应该坚持的立场，看不

清大是大非。这很危险，不得不提醒你们。”

周亚群本来还有好多话要说的，非常遗憾，时间不允许了。他看看满脸通红的王勇，觉得已把对方打动。临上车时，又嘱咐道：“老王，一定要严肃处理！”

“你放心吧！”

汽车走远了，引擎的鸣声消失了。王勇长长地舒了口气。老张头走过来，笑着说：“阿弥陀佛，总算走啦。”

王勇对牧羊人说：“走吧，再也别让羊群进草场来！”

“谢谢您！”牧羊妇女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含笑深深鞠了一躬，就骑着马，赶着羊走了。

林场筹建处的办公楼上，林场党委书记，代理场长周亚群，正在亲自动笔润色一个材料。这是总工程师郝家骏根据他的道道，赶出来的一个筹建情况报告，以及在查干塔拉开渠的设想。

开完三千会回来，周亚群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报告上了。他对每一句，每一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再三斟酌，反复推敲。这是向部、自治区和盟三级领导的上报材料。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嘎盟长告诉他，上级新任命的林场场长即将走马上任。他要新来的二把手看到，林场筹建工作井然有序，卓有成效。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是谁呢？

谚语说，袍子是新的好穿，乘马还是自己的好骑。马儿留恋家乡的草场，果来奔素亥大队的社员们，一心想把查干塔拉草场要回来。贡布从三千会带回来的消息，使他们的希望变成绝望，都急了。

在激愤的心情中，牧民们按照阿拉坦布和的古老传统，在一块黄色的哈达上，一个挨一个，用鲜红的朱砂，写下了他们的名字，首尾相连，如同一轮钉满铁钉的勒勒车轮。大队党支部书记解决不了的难题，由他们自己推选代表，直接找国营阿拉坦布和林场解决。这件大事，本来应该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敖其尔、色楞

奥都他们去办。这个时候，额尔敦扎布挺身而出，说要是信得过他的话，他愿意出头露面，去找林场交涉。

这已是初春季节，接好春羔的关键时刻，正是需要老年人的智慧和主意，把母畜侍弄好，老人走不开，额尔敦扎布愿意代表大家去要草场，还有啥可说的。就这样，牧马手额尔敦扎布找到阿拉坦浩特来啦。

经过多次向人打听，终于弄清林场筹建处是在盟公署的大楼上，额尔敦扎布拉着铁青儿马进了公署大院。进了楼，几经波折，经人指点，终于站在“书记办公室”的玻璃门前，他轻轻地敲了几下明亮的磨花玻璃。

周亚群头也没回，问了声：“谁呀？”

门轻轻推开了，响起了回答声：“达拉嘎……”^①

周亚群听着粗哑的说话声，忙扭回头。只见一个牧民，微弯着腰，站在他的面前。他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来人，头戴白板羊皮帽，身穿深蓝面的皮袍，粗宽的腰上，扎着一根紫绸腰带。两眼牢牢地盯着他，又用生硬的汉话，夹杂着蒙古话，说：“首长，赛，拜努！”

“赛，赛！”周亚群凝视着来人，也用蒙古话回答。他们互不相识。好半天没听到来人说话，他不耐烦地问：“你找谁？有甚事？是砖茶炒米？还是草场和饲料的事？”

额尔敦扎布不请自坐，说：“我是来找林场达拉嘎的！”

怎么？找林场领导的？周亚群敏感地想着可能为草场的事儿，忙推脱说：“我们不管牧民的事儿，你去找畜牧局！”

额尔敦扎布动也不动，他仔细看着这个满脸红光，有肥大双下颏的人，身穿毛料服，脚上那双皮鞋，又黑又亮。面前摆满文件，看样子，准是个大领导。谦恭地问道：“达拉嘎，您是林场

① 蒙古语：首长。

② 蒙古语：问好。

书记吧！

周亚群在转椅上扭动了一下，冷淡地问：“有甚事？嗯？”

额尔敦扎布笑了，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了些，神态更加虔诚，对面前的大官更加敬畏。从皮袍的大襟里，掏出一根黄色的哈达，双手捧着，高举过顶，慢慢走到周亚群面前，弯下了身子，低下了头。

周亚群忙站起来，接过了哈达，神色陶醉。呵，原来是向林场致敬的！冷淡变成了热情，用熟练的蒙古话说：“索，索！”^①

额尔敦扎布没有退回坐位，又伸手从袍子里掏出一封信来，双手捧给了态度和蔼的周亚群。

周亚群接过信，看着信封上写着：

呈

国营阿拉坦布和林场筹建处领导 钧鉴

内详

周亚群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根据过去的经验，大都是向人民政府表示决心和感谢的信。现在，可能是牧民听说建林场治沙，是来表示希望早日建成林场的致敬信。他想起几天前，顿特戈尔的话：牧民对林场占查干塔拉有反映。事实恰恰相反，他感到高兴。这就是对顿特戈尔的最好回答。忙展开信，~~看~~看起来了。

额尔敦扎布恭敬地退回座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想着，这个达拉嘎挺和气，可把人找对了。还是奥特根说得对，人民政府是听人民的话的，贡布没有找着应该找的人。他忙掏出鼻烟壶，向正要看信的周亚群敬献鼻烟了。周亚群只好放下信，双手接过鼻烟壶，举了下，又还给额尔敦扎布。笑着说：“坐，请坐！你叫甚名儿？”

“额尔敦扎布！”

“好，好！请坐！”

^①蒙古语：坐、坐！

不仅和气，对人还很关心呢。额尔敦扎布淤积在心头的乌云，被和熙的春风吹散，他坐下，嗅了嗅鼻烟，一股薄荷的清凉味，从鼻腔透入后脑勺。他眯着眼，背靠着硬木椅背，等着周亚群看信。他觉得这个态度和蔼的大官，会答应他们的迫切要求。

周亚群坐在有弹簧的沙发转椅上，把身子靠在绷着丝绒面的软背上。他想着要很快把这封致敬信，送到嘎如布盟长哪儿去，要让一直关怀着他的人，也高兴高兴。

周亚群带着微笑，慢慢往下看。看着看着，笑容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严厉，怒气越来越上升。这时他才看清楚，放在桌上的黄色哈达上，有首尾相连的朱红色蒙文签名。他控制着就要勃然发作的怒气，问道：“怎么，你们……”

正在闭目养神的额尔敦扎布，听到说话的声音，忙把眼睁开。看到那张亲切热情的脸，陡然乌云密布，连忙站起来，微弯着身子，紧闭着嘴。

“你们……”

因为生气，周亚群雄壮的喉音，变得十分微弱了。不久前，顿特戈尔说，那儿的牧民，对林场不退查干塔拉有反映，最初还以为耸人听闻。后来随同嘎如布盟长，去旗里参加三千会，亲耳听到果来奔素亥大队支部书记的本位主义发言，才相信是确有其事，幸好批判了。他认为有嘎如布的权威，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现在又冒出来个额尔敦扎布，才知道问题依然存在，在他眼里，额尔敦扎布就是牧民自私和狭隘的化身。新任场长阿尔斯朗，即将走马上任，发生这种事情，对自己是难堪的。

为了弄清情况，周亚群压住火。问道：“是贡布叫你们写的吗？”

额尔敦扎布摇着头，说：“贡布？没有！是我们自己。”

周亚群眨了眨眼皮，又问：“你是党员吗？是队干部吗？”

额尔敦扎布惶惑不安地回答：“我是牧放牛群的牧人！”

周亚群的怒气消了一点，他问：“都是牧民？”

“扎！”

“队里看过这封信吗？”

额尔敦扎布摇了摇头。

“你是头吗？”

“不，他们放牧，来不了，我腰腿疼，在家休息，就来啦。”

周亚群慢慢把信放在桌上，他看着哈达上几十个蒙文签名，感到这件事是很棘手的。如果交到顿特戈尔手里，对他很不利，还要牵涉到嘎如布盟长。林场从查干塔拉草场退出来，当然是办不到的，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牧民们不再异想天开，提出这些无理的要求来。想了下，问：“你们拥护不拥护三面红旗？”

额尔敦扎布低头回答说：“拥护！”

“你们拥护不拥护改造沙漠？”

“拥护！”

“绿化阿拉坦布和呢？”

“早就盼着啦！”

周亚群伸手用哈达把信裹着，笑着说：“建林场，就是为了绿化阿拉坦布和，你看这件事好不好？”

额尔敦扎布后退了一步，又坐回到椅子上。声音嘶哑地回答说：“好……”

这个答复，说明额尔敦扎布已经被说服了，必须趁热打铁。周亚群把裹着信的哈达拿起来，和气地说：“既然都同意，把信带回去吧，给你们签名的人说清楚！”

额尔敦扎布哀求说：“查干塔拉敖包，是我们的牧场，不能丢掉它呵！”

周亚群冷冷地说了几个字：“狭隘，自私，落后！”

额尔敦扎布吓得不敢作声了。

周亚群一想，发火没有用，还是要解决问题。于是压住火，又重新开始对额尔敦扎布进行说服。他从建场的意义，为什么必须占查干塔拉，与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关系，说到将来的远景规

划等等，既耐心，又全面。

额尔敦扎布心头，又象刮起风沙的灰暗天空，感到失望和悲哀，对周亚群的官腔，听不进去。他在想查干塔拉草场的沙梁上，他那座红柳草坯房子，那还是同乌木德成亲那年，众人帮他垒起来的。他没有银子买蒙古包，只好按照汉人在沙漠里挖甜草苗^①的盖房办法，给自己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一晃快二十年，这下却要住不成了。他还想缺草的畜群，饿死的羊羔，流产的牛犊子，心痛得眼眶都潮湿了。大跃进，就象一场不可抗拒的风暴一样。这些不顺心的事情，真象那个仁亲喇嘛说的那样，是命运的安排，佛爷的意旨吧？他该怎么办呢？

周亚群见额尔敦扎布低头不语，以为又是他的说服产生的威力。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波折呢？周亚群是难以接受的。他想起了关于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种种论断，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事例。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往往会被阶级敌人利用。眼前这件事，那就不仅仅是牧民自私落后的表现了。周亚群的愤怒，变成了警惕，他反复审阅着用娟秀笔体写的请愿信。

额尔敦扎布看着周亚群的脸色，象铁板一样，眼光象鞭子样抽打他的心，完全绝望了，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了。他眼前出现了散乱的畜群，瘦死的羊儿。声音颤抖地说：“把信退给我吧！”

额尔敦扎布把那双关节粗大的双手，伸到了周亚群的眼前。

周亚群看见顺着额尔敦扎布眼角，滚落下几滴泪珠，才知道他的说服，并未产生他想象中的力量，那么为什么又主动把信要回去呢？解放初期，阿拉坦布和王爷，参加了反革命叛乱，阿拉坦布和的阶级斗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要求退回查干塔拉草场，会不会有暗藏的阶级敌人指使呢？额尔敦扎布又是甚样的人呢？想到这里，周亚群把哈达和信放进抽屉里，笑着说：“把信

^①即甘草，走西口的穷苦汉人以此为生。

留下，我们研究研究！”

额尔敦扎布呆望着周亚群，弄不清是什么意思。刚才还叫他把信带回，现在又说留下，不知道“研究研究”是干啥，噤嘴道：“研究研究？答应了？”

周亚群另有打算了，顺手把抽屉的锁头挂上，和颜悦色地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额尔敦扎布注视着周亚群那张变化不定的脸，摇了摇头，忧郁地说：“不，是请白玛写的。”

“白玛？”

“是的，白玛。”额尔敦扎布声音很轻，他有点后悔，不应该说出这个名字来。他又解释了句，“只有她识汉字！不该请她吗？”

周亚群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兴致勃勃，他把白玛这个名字念了几遍，还怕忘了，顺手记在笔记本上。他说：“你不要害怕，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额尔敦扎布不光是后悔，而且有点害怕。白玛本来不愿写这封信，社员们再三要求她写，象她那种身分的人，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额尔敦扎布说，一切责任有大家承担，她才动笔写的。周亚群问写信的人，会不会带来啥麻烦呢？“达拉嘎，别怪罪白玛呵！”

周亚群哈哈大笑，他的洪亮的喉音，震荡着小小的办公楼，震荡着长长的走廊。他参加革命以来，一帆风顺，是个幸运儿，那是因为好运总是找他。他挺直身子，紧握双手，好象阶级斗争这条线，正紧捏在他手里。他想象着，他紧抓住这条线，解决了三千会和旗委、盟长都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对他的提拔，重用和早日登上副盟长的宝座，将会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呵。他看了眼愁眉苦脸，惶恐不安的额尔敦扎布，大声回答说：“你回去吧！我们懂得党的政策！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额尔敦扎布乞求说：“还是把信退给我吧！”

周亚群用粗实的身子，紧紧顶着抽屉。挥动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们留下了！”

说完这句话，周亚群就从桌上拿起那份情况报告，低着头阅读起来，再也不理站在桌前的额尔敦扎布。

“书记……”

“……”

周亚群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看着那份他引为自豪的报告，想着再补充一点阶级斗争的经验，就更加完整和正确。这一切，又恰好发生在阿尔斯朗来以前。在他完全沉浸进自己沉思中去以后，他仿佛看到额尔敦扎布变成了一架高高的木梯，他正沿着这一层层的梯子，向上攀登。顶端有个金光灿烂的宝座。

额尔敦扎布好象进入无人的荒漠，他一无所获，连带来的也丢了，只好悄悄退出屋去。